



佛教的道场

方光华 著

浮屠世界丛书



A0615160



(晋)新登字 8 号

· 浮屠世界丛书 ·

佛教的道场

方光华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太原南内环街 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125 字数:83 千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7—81032—168—4

B·6 定价:3.80 元

引言

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说起

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人都能回忆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跋山涉水，到西天去取经，饥肠辘辘，命孙悟空去化斋。悟空感到当地妖气太重，为确保师父安全，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嘱师父与八戒、沙僧定坐其中，不要随便出外。后来白骨精发现了唐僧，便变作农妇，直奔唐僧而来，无奈一碰到圆圈，金光闪烁，怎么也碰不到唐僧。孙悟空金箍棒所画圆圈，即有驱逐邪魔、护卫僧众的道力，而圆圈之内，即可视为道场。

道场乃是凭借特定功力和特定法术而得到的具有某种特定效用的场域。它是一个应用得相当普遍的概念，任何具有特定功力者，借助特定仪式，都可拥有一个特别的场域。除佛教外，中国的道教以及

民间各种宗教也都有其独特的道场。

佛教的道场是根据释迦牟尼的教训，并借助佛教所规定的特定仪规而得到的证悟涅槃境界的场域。它创自释迦牟尼。释迦为求得人生的终极本质与解脱之道，离家出走，历尽苦行，最后独辟蹊径，于尼连禅河的毕钵罗树下，悟得人生的本质与解脱之道。毕钵罗树下即是佛教的第一大道场——菩提道场。此后，释迦传道 45 年，自其初转法轮至其涅槃，所遗重要灵迹都被视为佛教的著名道场。它包括鹿野苑、祇树给孤独园、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及城东北的灵鹫山、那烂陀、拘尸那迦城外的波伐。释迦涅槃后，道场一方面扩展到佛陀的诞生地蓝毗尼花园与生长地迦毗罗卫，另一方面，道场也广化为佛教徒依照佛陀遗训而证得涅槃的场所。所谓“闲寡修道之处，谓道场也”（僧肇《注维摩诘经》卷 4）。佛教传入中国，僧尼修道证真之所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寺院，寺院也就成为佛教的道场。隋炀帝大业九年（613 年），曾下诏直接把寺院称为道场（志磐《佛教统纪》卷 39），就其宗派而言，有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诸宗祖寺与分寺，就其信仰的影响而言，有以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为代表的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四大著名的道场。

不仅寺院本身是道场，寺院所举行的某些特别活动亦名曰道场。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佛教教义的世俗化，寺院在化导民俗方面创造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社会实践色彩的新规范、新仪式，它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晚期佛教道场的主要内容。

佛教道场首先是僧尼获得解脱的温床。就象植物在特定的温室里生芽开花结果一样，佛教道场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培养僧尼心中的菩提树、结出空灵飘逸的解脱之果。团结僧众、刻苦修行、参研佛理、共证涅槃是佛教道场的第一要务。随着僧众规模扩大，约束僧尼的规矩日益繁复，同时如何证得涅槃的“正道”也日益庞杂，由课育坐禅到独标去旨，教外别传，佛教的这种道场形式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

佛教道场还是化民导俗的纽带。作为一种宗教，佛教讲究上契佛理、下契人机，即要结合广大社会民众的心理状况、现实需要与接受能力而宣扬佛教教义。佛教除了其高深艰涩的抽象思维以外，还有一整套形象化的思维。它构造了一套庞杂的六道轮回说。道场承担着宣扬此类教义的使命。它首先是通过唱导与俗讲作常识宣传，而后主要通过结合民风民俗、创造了一系列实践化的法会、佛事等形式，逐渐加深对民众的渗透与控制。而与此同时，此类形式在民俗化的过程中，又逐渐为民众所改造，形成了某些游离

于佛教内容的特色。

应该看到，佛教的道场对僧众和俗众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就是对僧众的超度而言，它通过宗教规范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僧众的生活行为与社会行为；同时，在僧尼的讲经论义、相互切磋之中，它激发了中国佛教的创造性思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并且，它确实点醒了一部分僧众的宗教超越情怀，导启了他们空灵飘逸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生活。但正如佛陀所说，出家修行的沙门有四种不同情况。世尊说：

消除疑惑，摆脱痛苦，乐在涅槃，弃绝贪欲，是人界和神界的导师，此为胜道者。

在这世上，懂得什么是至高者，并宣讲和阐述正法，他们是斩断疑惑，摒绝欲望的牟尼，此为示道者。

遵循法句（指佛教箴言）阐明的生活道路，自制、专心，言论无可指摘，此为命道者。

伪装有德，鲁莽唐突，辱没家族，胆大妄为，虚伪欺诈，不能自制，嚼舌多嘴，装模作样，此为污道者。（《经集·集一品蛇品·第五章·贡陀经》郭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尽管道场培育了一大批僧众的宗教情感，但也有一大批僧尼却不能由此而获得解脱。

就道场的社会影响而言，它一方面在心理上慰

平了俗众在人世间所承受的苦难与不平，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幸福与公正，培养了民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履薄冰式的善良与博爱。同时，它所宣扬的六道轮回、地狱天堂，又逐渐为民众所改造，形成了民间和谐多情的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它也养成了民众安时乐命、善于自解、不思进取的社会心理。

道场的发展交织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就佛教教义本身而言，如何统一道场的目的与手段，如何看待道场抽象化的教义与现象化的宣传，在佛教的内部曾发生过多处争论，并导致对道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动摇和打击。而儒家、道教，又根据各自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对佛教道场的理论前提、社会作用都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佛教的道场贯穿着佛教教理与实践的全部历史。如何评价佛教道场，需要超出道场之外，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对道场的本质进行审视和把握。

一、菩提树下的 第一个道场

相传公元前 530 年十二月初八日，在印度摩揭陀国尼连禅河（今名法尔古河）旁的一棵毕钵罗树下，结跏趺坐了七天七夜（有说 49 天）的乔达摩·悉达多突然觉得一线灵光当顶而入，直透心扉，绕遍全身，整个身体晶莹剔透，而那层重重遮挡世界的面纱也冉冉褪去，整个宇宙以一种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曾有过的明彻向他微笑。背负了 35 年的痛苦卸去了，纠缠了 35 年的困惑解除了，人生的本质在他心中豁然开朗。他沉浸在这种无我无物的境界之中，如酣如醉，以至整整七天七夜，不能从这种喜悦中超离出来。

这位乔答摩·悉达多即当时印度著名王族的后

裔，父亲净饭王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毗连处）的国王，母亲摩耶夫人。在乔答摩·悉达多生下7天之后谢世，悉达多由其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养育。虽然悉达多贵为太子，但他不满足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14岁时，一次出外郊游，他看见农夫在炎炎烈日下，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低头耕田，十分可怜。牛的颈上勒着粗绳，不断受到鞭打，乃至皮破血流，田里翻出的小虫，被飞来的小鸟争着啄食，而耕田的人全然没有顾及到生命之可贵。他蓦然感悟到：世界是残酷的，生命是悲惨的。后来，他又见到步履艰难、老态龙钟的老人，辗转呻吟、痛苦万状的病人，以及失去生命、尸体僵硬的死人。他深深陷入无限的惶惑、痛苦与烦恼之中。人生的生老病死既然是普遍必然的，有没有一条道路可以超出生老病死，获得最后的解脱？

悉达多认为在王宫中找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29岁时，他断然舍弃妻子和儿子，逃离王宫而出家修行。他去摩揭陀国拜当时有名的宗教导师为师，并根据他们的指导，修习禅定，实行苦行。但他很快就感到他们所教导的方法没有成效。辞别他们后，悉达多到处漫游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在菩提伽耶附近称作乌卢吠罗的地方实行最严格的苦行。他实行了一系列艰苦的修持方法。如逐渐减少食物，直至每

日一谷一麦，或七天只吃一顿饭，有时还吃草和植物种子，有一段时间甚至食用粪便。他饿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摸肚皮的时候，能够透过肚皮摸到背脊骨。我摸后背的时候，能够摸到肚皮。通过这次绝食，我的后背和肚皮，变得如此接近，当我摩擦四肢活动血脉的时候，汗毛纷纷下落。”（转引自英国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页243，商务印书馆1982年5月版）此外，他还穿着粗糙的衣服，剃除须发，站卧于荆棘之上。他不洗除污秽，形同枯木，并常到基地和腐尸睡在一起。但上述种种自我折磨并没有使他产生觉悟，并没有使他解开人生本质之谜。他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自我克制的极限，而尚未获得觉悟，必然还有另外一条获得真理的道路。

通过上述自我反省，乔答摩·悉达多跳入尼连禅河洗掉了六年来的污垢，并喝了当时河边一个牧女献给他的鹿奶。经过端正意念和调养身体，悉达多静坐在毕钵罗树下，终于豁然领悟到宇宙、人生的终极本质，成就了正觉，获得了解脱。过去的悉达多太子已不复存在，释迦牟尼——佛教的圣人诞生了。

很显然，释迦开辟的是一种不同于当时在印度流行的诸种宗教的精神体验。从其证悟方式到境界描述，它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诸经典都有关于释迦

获得解脱时对其他宗教所带来的震动的暗示和描述。释迦的创造性表现为，他把宗教生活理性化。他说，愿意过宗教生活的人，应当避免自我放纵和自我虐待两种极端。自我放纵是疯狂的，自我虐待是疯狂的。二者都是无益之举，都不是宗教生活，宗教生活应该遵行中道，即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释迦的创造性还表现为他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解脱观。他认为婆罗门求解脱的目的是所谓个人体灵魂之“我”与宇宙主宰之“梵”的统一和同一的见解是不正确的。人的身体犹如一条牛，一个高明的屠手顺着牛的经络骨节，剥掉牛皮，支解牛骨以后，再按原样合起来，牛即不成为牛。同样，人的五蕴分解后，人即不成其为人了。所谓解脱，是没有任何主宰的个体摆脱一切爱欲的贪恋，抛弃对任何事物的执着、宁静、独立，不迷恋存在。“正如火苗被大风吹灭，已经消失，无从命名。牟尼摆脱了名和身，已经消失，无从命名……这样的人消失后，形量不存在，人们谈论他的依据不存在。当一切现象消失时，一切座论方式也消失”。（《经集·第五品·彼岸道品·第七章·乌波湿婆问》）

释迦在毕钵罗树下所开创的宗教体验与生活原则预示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内在精神。毕钵罗树被特称为菩提树（意谓觉树、道树），而此地后来被称为

菩提伽耶(意为“证成正觉处”),经典中称为菩提道场。

释迦获得解脱后最初一段时间,他想到人类是如此耽于情欲,如何向他们教导涅槃、消灭情欲呢?同时,当时各种宗教又各执己见,自己的这种经验又如何能够打动他们呢?他决定宣传真理。他首先想到的是开始同他一起修行的五位僧人,于是到鹿野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体验。经典称为“初转法轮”。此次传法,代表着释迦第一次把他的宗教经验理论化,也代表着他开始担负起人类精神生活的导师。他首先向他们宣布真正的宗教生活之道是中道,然后向他们说明四谛。第一谛说人世是一大苦海。人的出生,由住胎到出胎都是痛苦不堪的;而人到老年,头白齿落,神智昏暗,肌肉松弛,五官失灵,备受苦楚;加上人一生又常患疾病,四大不调,十分痛苦;更有心病,忧愁悲切,十分苦恼。而且,正如成熟的果子面临掉落的危险,出生的人始终面临死亡的危险。还有意外事故或遭受灾难都可造成死亡,除上述生理现象外,人生还有“怨憎会苦”,即所憎恶的人或物,本求远离,但冤家路窄,总是撞在一起;“爱别离故”,对所喜爱的人或物,本求长相聚在首,却常是骨肉分离,各自东西。“求不得苦”,人们总是有所喜爱、欲求,而总是得不到满足,或愈求而愈不能得。“五取蕴

苦”，人的身心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共同构成，而五蕴与人固执的欲望联结在一起，产生种种贪欲，从而不断产生人生的痛苦。总之，人类的生理与心理以及生存环境、社会关系都充满痛苦，人生的本质就是苦。第二谛说，苦有原因，痛苦的原因即产生于对生存、快乐和成功的贪求与渴望。释迦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人生现象是由“无明”、“行”乃至生、死等一系列不同环节组成的互为因果的过程，要消除后果，就必根除前因。他说他在修证涅槃时，逆观十二因缘，得知人生现象的真正动力和人生痛苦的最后根源是无明——即对人生实相的盲目无知。第三谛指出根治无明的具体途径，即入正道（后来又增加了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合称七科三十九道品）。第四谛说解脱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无明已破，生死已断，黑暗已破，光明已生，世俗已被超越。

初次说法，释迦牟尼便使他的五位听众一下就领悟了人生的真义。从此佛祖有了五个弟子，而鹿野苑即成为佛祖弟子证得涅槃的第一大道场。

释迦的第一批弟子都是长期奉行宗教生活的人，但他的第二批弟子却不是沙门，而是来自贝拿勒斯富裕的商业家族，即耶舍和他的 54 个朋友。为了扩大影响，释迦向他的信徒们说：“僧人们，我已脱离

一切人天桎梏，你们亦复如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出于对世人的慈悲，为了天神和人的幸福，为了他们的利益和福利，你们现在去漫游吧。你们不要二人同行，宣讲这个开始是光荣的，中间是光荣的，末尾也是光荣的，精神和形式也都是光荣的教义，宣扬一种圆满无缺清净的圣洁生活。”（转引自《印度教与佛教史纲》页 250）僧人们到各地宣说教义，带回一些要出家的人由佛祖授戒。后来释迦把授戒权力下移到已经受戒的僧人，不一定要见他本人。佛教信徒日益增多，不但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不但有男性，后来又有女性等，不但有婆罗门种姓，还有其他种姓有商人，有猎人、理发师等。相传他的弟子有 1250 人（一说 500 人），其中有名的大弟子有 10 人。由于身份、职业不同，特别是对从未经历过宗教生活陶冶的信徒，释迦需要创造一种在开始说法时所不曾考虑的僧伽制度，以组织信徒。

在制定这类仪规时，释迦可能参照了当时在印度流行的某些宗教生活原则，并作了某些改造。如在《经集》中，他一再向婆罗门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婆罗门宗教生活，并试图把真正的婆罗门宗教生活与佛教生活等同起来。释迦为僧众所订的仪轨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体系，而是根据所发生的事例逐渐形成的。遇到发生事件或疑难时，僧人请释迦裁决，而

他的决断就被认为是关于此事的法则。在这些戒律中,最重要的是为在家和出家信徒共同遵守的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至于为出家的僧尼制定的戒律条目要严格得多。释迦还为僧众规定了云游、乞食、雨季安居和犯过忏悔等制度。据传,起初释迦的弟子一年之中不分季节在外云游,每天步行到有人烟的地方募化午餐,手持饭钵,眼睛向下,默不作声,接受别人放进钵中的任何食物。有时也接受虔诚的信徒的邀请,到其家中吃午饭。午后专心坐禅,不再进食。但不久释迦即告诫弟子,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徒步旅行,雨季则休息三个月,称为安居期。在安居期即将结束,众徒即将云游之前,要召开为期两天的忏悔集会,称为自恣。请别人尽情揭发自己的过失、错误,自己也进行忏悔反省。同时也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其过失,以有利于改过归正。

随着出家僧人增多,集会需要一定场所,每年雨季安居,更需要专门住处。释迦的信徒们当时专门为他修建精舍,供他休息、居住、坐禅、讲道,信徒们也时常聚集在这些精舍周围,听法修行,这些精舍已经初具寺院规模。憍萨罗国舍卫城的大富商给孤独长者(须达多)在皈依释迦后,想请释迦到舍卫城度过安居期,买了波斯匿王太子祇陀的花园,在中修建了

住室、休息室、储藏室、库房、厅堂、浴室、水池等，祇陀太子也将园中的树木奉献给释迦，故称祇树给孤独园，又称祇园精舍。它与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最早的两大精舍。释迦在此居住、说法，长达25年。

从初转法轮到最后示寂，释迦共传法、云游了45年，在这期间的宗教实践中，释迦不但逐渐对他的宗教经验作了更加精炼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渐渐形成了他的宣传方式与方法，特别是通过处理信徒的事务与纠纷，为信徒们制订了一系列规范。释迦的宗教实践为信徒们提供了一条通向涅槃之路，也为佛教的道场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与行为规范。鹿野苑、祇树给孤独园、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及城东北的灵鹫山、那烂陀，以及佛涅槃处拘尸那迦城外和波伐，都被视为佛教的道场。

释迦涅槃后，佛教的影响日益扩大，佛教逐渐为印度社会所接受。释迦被弟子们奉为教主，他的诞生地蓝毗尼花园及早期生活地迦毗罗卫城也被视为佛教的道场。他的遗骨被奉为圣物，为信徒们顶礼膜拜。他的教义在他逝世后不久，由其大弟子迦叶召集众多比丘在王舍城忆诵，阿难陀与优婆离分别诵出经、律二藏，此后辗转相传，发展为《阿含经》。信徒们根据释迦的遗训，开始步入独立的证得涅槃之路。而

佛教的道场也由此产生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